

交流剧本



五场新编历史话剧

# 冼夫人

编剧 熊夏武

湛江行署文化局戏剧工作室编

# 洗 夫 人

编剧 熊 夏 武

## 人 物 表

- 洗 英 陈中郎将、石龙郡老夫人，岭南百越各族大都老。  
七十七岁。
- 洗 容 洗英的侄孙女，戴智烈之妻，三十岁。
- 冯 丹 洗英孙女，十八岁。
- 冯 暄 洗英第二个孙子，冯丹之兄，十八岁。
- 张 融 冯家的家庭教师，洗英的军师，四十多岁，汉族。
- 宁大仁 陈南海郡太守，瑶族都老，五十多岁。
- 王仲宣 陈建州刺史，俚族都老，四十多岁。
- 戴智烈 陈高凉郡太守，洗容的丈夫，三十多岁。
- 罗 鼎 陈高凉郡主簿，汉族，四十多岁。
- 王 勇 陈平越中郎将、东衡州刺史、光胜将军，六十多岁，汉族。
- 刘君武 水木工匠，五十岁，汉族。
- 刘丽华 刘君武之女，十六岁。
- 梁大爷 采药老人，土医生，六十多岁，汉族。
- 韦 洗 隋柱国、襄阳郡公，岭南行军总管，六十多岁。
- 慕容三藏 隋吴州刺史、行军副总管，三十多岁。
- 各族都老、勇士、百姓若干人。
- 洗英侍婢若干人。
- 洗英探马一人。
- 王勇、韦洗的部将、参军、侍卫、仆役等若干人。

## 第 一 幕

时 公元588年(陈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八月某日,上午。

地 高凉郡(今广东省阳江县、电白县间)盘古岭。

景 盘古庙。庙前一条盘山大道横过舞台。

〔幕启。今天是盘古誕,穿着汉、俚、瑶、僚等民族服装的群众穿插过场。〕

〔两个瑶族武士在庙前守卫、巡逻。〕

刘丽华 (上,回头喊)爸爸,快点来,咱进这盘古庙要去!(朝庙走)

瑶族老大爷 (拦住)小姑娘,可不能进去!

丽 华 (施礼)老爷爷,这么漂亮的庙堂,为什么不让人进去耍耍?

老大爷 今天是盘古皇的圣誕,要等午时来到,都老们都来祭过盘古皇,我们各族老百姓才能进去叩头。

丽 华 都老?都老是啥呀?

老大爷 哈哈,小孩子嘛,连都老也不懂,都老就是,就是——

丽 华 (稚气地)我看您也不懂,“小孩子”嘛!

老大爷 (生气,吹胡子)什么?什么?

丽 华 老大爷,不要生我的气。我年轻,不懂事。我爸老骂我疯疯癫癫的,说话顶三撞四的。瞧,我给您赔礼!(施礼)

老大爷 哈哈,这孩子!我告诉你,都老就是头人、首领、管事儿的。小妹子,今天见到你,真高兴,你怪逗人心疼的。(走开)

刘君武 （扶梁大爷上）梁大爷，快坐下来歇歇，为我父女，把您累坏了。

梁大爷 我们都是走难到这里的江南人，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看，我们今天采了这么多的草药！（与刘君武看竹篮里的草药）

丽 华 （看着庙门前，自言自语）真奇怪，人家庙门前都是石狮，这里却是一对大石狗！（上前）哇！多漂亮的大石狗呀！（举脚，正想跨上去）

武士甲 （大声喝道）喂！（拔刀上前）

梁大爷 （脸色陡变，喊）丽华！

武士乙 （跑上前，举刀）我把你宰了！

丽 华 （闪电般拔出佩剑）你敢！

一个瑶族中年汉子 （举起木棍）这个汉家狐狸竟敢污辱我们的神狗，把她绑了，等午时到，杀了她祭盘古皇！

丽 华 要绑要杀，有胆量的上前来！（举剑）

刘君武 （喝住丽华，护住丽华）丽华！

梁大爷 （四面求情）瑶家叔伯父老们，这一老一小，是从几千里外武昌地方走难到来的，他们初到贵境，不知禁忌——

瑶族老大爷 不知不罪嘛！她又不是有意的。（对那中年汉子）阿三，你少说两句！

武士甲 （对梁大爷）你不是看病的梁大夫？对，上个月我妈的大病就是您给治好的。

〔许多人都认出梁大爷，招呼他。〕

梁大爷 各位，冼太夫人说过，我们汉越一家亲，这一次请各位高抬贵手！

刘君武 （四面赔礼）请各位海涵！海涵！  
武士甲 （收佩刀）没事了，都散开！散开！  
〔众散开，各管各的去了。〕  
武士乙 （对甲）这妹子，真是少见的胆量。  
武士甲 （与乙走过一旁）也少见的漂亮！  
武士乙 就象那大雾山山顶上的红山茶！  
梁大爷 唉，我老糊涂了，忘记关照你们。丽华，刚才你要真是真的骑上了石狗，瑤家人不把你剁成肉酱！说起来真是险啊！  
刘君武 （怒对丽华）你呀！你净闯祸！（从包袱中取出衣服）换上！  
丽 华 （不接）我不！爸，两个月来我都要女扮男装，还得装哑巴，都把人别扭死了！  
刘君武 还嘴硬！快换上！  
丽 华 （照样硬）换上？到哪儿换？（赌气，脱围裙）到处都是人，到哪儿换？  
刘君武 （气死了，一掌搥去）你呀！  
梁大爷 （拦开）老刘，也不要太责怪丽华。  
丽 华 （一眶眼泪）爸，我错了。您从来没有打过我，今天，您打我吧，您骂我吧！  
刘君武 （抱住丽华，哭）我苦命的孩子！梁大爷，“美不美，乡井水；亲不亲，故乡人”！谁不想在自己家乡太太平平过日子？要不是土霸横行，加上兵荒马乱，我会带着这么一个小女孩，几千里路，投奔到这块自古以来出名的山嵐海瘴的地方么！  
梁大爷 唉，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皇天不负好心人，你们再走两天路，便到凤凰村你亲人家里，你们应该高

兴才是。

刘君武 梁大爷，大前天丽华在路上急病，要不是遇着您，接回您家医治，她早就死了。您的恩德，不知何日才能报答。我们要上路了，您老人家上坐，受我父女一拜！

梁大爷 （扶起）不敢当！不敢当！

丽 华 大爷，我真舍不得离开您！（哭，冲下）

刘君武 梁大爷，后会有期，就此拜别！（下）

梁大爷 一路保重！（目送他们远去后，下）

〔罗鼎上，朝庙走去。〕

武士甲 （上前）喂，这汉子，你干么？

罗 鼎 我要找高凉郡太守戴智烈。

武士甲 你在这里等一等。你叫什么名字？

罗 鼎 高凉郡主簿罗鼎。（甲入庙，罗问乙）洗太夫人大驾可曾来到？

武士乙 未见到。

〔武士甲与戴智烈上。〕

罗 鼎 （趋前）参见主公。

戴智烈 罗鼎，你回来了？

罗 鼎 回来了。主公大喜！我到了建康，等了个多月，才得见尚书令江总。

戴智烈 那礼物——

罗 鼎 都送到了。张贵妃张丽华的礼物是请江总送去的。江总拿起您送给他的象牙，爱不释手，一迭声说：少见呀！少见呀！跟着对我说，要擢升主公做高州刺史！

戴智烈 （不满）什么？高州刺史？

罗鼎 可不能一步登天啊！主公，您从高凉郡太守一下荣升高州刺史——

戴智烈 誰稀罕！这一带地方官是好当的吗？在冼老太婆鼻尖下，我能施展我的抱负吗？算了，你在京城，听到什么新消息？

罗鼎 有，有。主公，我这次用尽了办法，担冒风险，替您带回一件东西。

戴智烈 什么东西这般要紧？

罗鼎 （四面张望，低声）诏书！

戴智烈 啊！皇上的诏书？

罗鼎 不！是隋国皇上杨坚的诏书！

戴智烈 （大惊）你好大的胆子！让人知道，脑瓜子都要丢了！（低声）诏书上讲些什么？诏书在哪里？

罗鼎 诏书痛罵我们皇上，说陈叔宝荒淫无耻，罪大恶极，说要派兵打江南——

戴智烈 （抢过诏书，看）这才是真正的大喜事！好得很，隋军渡江，岭南一定大乱！

罗鼎 （见宁大仁上，迎前）罗鼎参见宁都老。

宁大仁 （上）罗鼎，你也来了？戴太守，你逃席出来，原来是在这里偷看——

戴智烈 （一惊，随即坦然）这，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东西，你看——

宁大仁 哈哈，你明知我不识字。不过你瞒不过我，一定是嫂夫人的信，你看得这么入迷，哈哈！戴太守，我非常佩服嫂夫人，怎么他们冼家，尽出女英雄，女豪杰！

僚族小头目 （带人抬礼物上）拜见宁都老。我们僚族都老、新宁郡太守蒲猛力将军送上礼物一担，祝贺盘

古皇聖誕。

宁大仁 多谢了。蒲都老不是说过要来的吗？

僚族小头目 不来了。我们蒲都老在来这儿的路上，遇着大喜事了。我们碰见一个汉家的老头子，一个汉家小妹子。

小头目的随从 这妹子漂亮极了，我们蒲都老把她抢回家去了。

瑶族武士甲 （对乙）难道是我们的红山茶？

瑶族武士乙 走！（与甲同下）

僚族小头目 蒲都老叫请您明天去喝喜酒。

宁大仁 好，你们先进去歇息，饮酒吃饭。

〔僚族小头目等抬礼物入庙。〕

戴智烈 （对宁大仁）这个蒲猛力，在我高凉地面，白昼抢掠民女，这像话么！

瑶族小头目 （上）禀宁都老，冼太夫人驾到半山亭！（下）

宁大仁 啊！太夫人来了！（喊）鸣鼓乐！

〔鼓乐声作。断发文身、衣着华丽的王仲宣由各族都老、峒长拥簇着自庙出。〕

王仲宣 （昂首问）冼老太婆来了？

宁大仁 太夫人大驾就到。

瑶族小头目 （上，喊）冼太夫人驾到！

〔冼英盛妆上。张融、冯暄、冼容、冯丹翼护两旁，同上。〕

宁大仁 （趋前）瑶族都老、南海太守宁大仁拜见太夫人。  
（行礼）

王仲宣 俚族都老、建州刺史王仲宣拜见太夫人。（行礼）  
各都老、群众 （行礼）拜见太夫人。

冼 英 （急忙扶起宁大仁）各位请起！

宁大仁 （喊）上槟榔，敬奉太夫人。

〔鼓乐声大作，少女四人捧槟榔盘上。瑤族武士若干人，光上身，面向冼英舞蹈。

〔少女捧槟榔盘跪献冼英。

冼 英 （把手杖递给冯暄，双手接盘，高举）各位都老、  
峒长，各族父老兄弟姐妹，冼英向各位回敬槟榔！

众 人 （回礼）多谢太夫人。

冼 英 （交回槟榔盘与少女）冯暄、冯丹，上前拜见宁都  
老、王都老和各位都老、峒长。

〔冯暄兄妹与宁大仁等互相行礼。

宁大仁 太夫人，您有件事做得不对，很不对。

冼 英 什么事？你快说。

宁大仁 阿容姑娘同戴太守是青年夫妻，您却硬把容姑娘留  
在您身边，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吧？这是刚才戴太守  
告诉我的。

冼 英 哈哈，原来是这件事。

宁大仁 刚才我们喝酒正喝得热闹，戴太守突然逃席出来，  
我还以为有什么急事，原来他躲在这儿偷看容姑娘  
写给他的秘密信。

冼 容 （明亮的目光瞥一下戴智烈、罗鼎二人）宁都老说  
笑话。

戴智烈 哪里，哪里！宁都老是说笑话。

〔瑤族武士甲、乙抬刘君武上。刘君武昏迷不醒，  
佩刀不见，包袱仍挂肩上。

宁大仁 什么事？

戴智烈 天气太热了，怕是中暑昏厥的。

武士甲 不，是给人打伤的，身上还有刀棍伤。

冼英 冯暄，快施伤药！

〔武士甲、乙与冯暄为刘君武施药。

宁大仁 这汉子，在什么地方被人打伤？

武士乙 就在这盘古岭下，官道旁边。

宁大仁 （大怒）吓！今日盘古圣誕，就在这盘古岭下，官道旁边，谁敢这么大胆，拦路伤人！

武士甲 何止拦路伤人，还把这汉子的女儿抢走了！

宁大仁 啊，难道是蒲——（噤声，望戴智烈）

冼英 （上前问甲）抢人行凶的，是誰？

武士甲 回太夫人，听说是僚族都老蒲猛力。

宁大仁 （喝武士甲）你多嘴！

冼英 （从服饰认出僚族小头目）蒲猛力是你们僚族都老，你说——

僚族小头目 没什么好说的。在路上，蒲都老看见这汉子的女儿，喜欢了，就抢去了，抢回新宁城去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冼英 抢去了女儿，又打伤这父亲？！

僚族小头目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

冼英 （大怒）吓！五十年来，在我这高州一带，还未有人胆敢公然白昼抢劫！戴太守，盘古岭下，属你高凉地面，你说这件事怎么处理？

戴智烈 回太夫人，理应把犯人缉捕，治以重刑。可是这蒲猛力，他是新宁郡太守，又是众所周知的岭南第一员勇将，只怕——

冼英 好哇！那宁都老，今日盘古圣誕，就在你们瑯族地面，有人拦路抢人，伤残百姓，你说怎么办？

宁大仁 我说嘛，这件事不了也了。

洗 英 不了也了？

宁大仁 太夫人，这蒲猛力是王勇王大都督最心爱的一员大将，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女孩子，得罪那权倾南粤的王大都督。

刘君武 （醒过来，哭叫）丽华！丽华！（挣扎着起来，四顾，认出僚族小头目，上前一把抓住）你这强盗！——各位，就是他这股强盗抢走我的女儿！

僚族小头目 放开我，你想怎么样！

刘君武 （与小头目推打，包袱也丢落下地）你还我的女儿！你还我的女儿！

瑶族小头目 （拉开刘君武）喂，不要再在这里捣乱，我们马上要祭祀盘古皇。

刘君武 哼，盘古皇如果有灵有圣，断不会保佑你们这班强盗！

宁大仁 （大怒）叉他下去！

洗 英 （高喊）慢！——这汉子，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刘君武 （上前注视）看来，你就是洗太夫人？

洗 英 老朽正是洗英。

刘君武 你就是号称保境安民的圣母娘娘？

洗 英 圣母娘娘，老朽不敢当；安民保境，老朽尽力而为。

刘君武 好一个“安民保境，尽力而为”！我刘君武，只因豪门大族，横行乡曲，加以兵荒马乱，迫得带同女儿，逃难异乡。一路之上，都听说岭南地面，有一个保境安民的洗太夫人，几十年间，汉越各族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因此不远千里路程，历尽艰难险

阻，来到此间，原来这些传说都是假的！假的！今天就在你的面前脚下，你纵容强盗，光天化日，强抢民间妇女，你算什么“保境安民”！

戴智烈 啊啊！你竟敢辱骂太夫人！

众 杀了啊！杀了啊！

刘君武 杀了，我变了厉鬼，还是要骂！骂你们扯起“保境安民”的旗号，其实是（指僚族小头目）和强盗蛇鼠一窝，残民乱境！（气愤极，昏倒）

冼英 （喊）救他醒来！

〔冯暄等又上前抢救。〕

冼英 戴太守，你刚才说道，这蒲猛力是岭南的第一员勇将？

戴智烈 今年春天，王勇都督在广州办了个比武大会，多少兵将，都败在他的手下！

冼英 哦，原来是这样的第一员勇将。好哇！冼容，令旗伺候！

冼容 （捧令旗上前）冼容问候太夫人。

宁大仁 宁大仁有请太夫人三思！

戴智烈 （也抢前）太夫人是要认真考虑。您几十年来威镇南粤，今日征讨蒲猛力，万一稍有挫折，岂不有损您几十年的英名！

冼英 老朽不知道什么英名不英名，只知道保境安民，替天行道！（举令旗）各位都老、峒长，各族父老兄弟，据说这个蒲猛力是岭南第一员勇将，你们哪一个有胆量，领我令旗，带我兵勇，前往新宁路上，追回民女，捉拿蒲猛力？

〔冯暄与五六个男子上前。〕

冯暄等 我去！我去！

冯 丹 且慢！（上前）敢问奶奶，这个蒲猛力抢去的是什么人？

戴智烈 丹姑娘糊涂了。他抢去的就是这个刘君武的女儿刘丽华。

冯 丹 这就对了。（跪下，坚决地）孙女冯丹，要接令旗！

洗 英 （出乎意料）吓！你要接令旗？

冯 丹 奶奶知道，孙女立志，要为天下间受欺负的女孩儿打抱不平！

洗 英 （喜形于色）好一个冯丹！

宁大仁 太夫人，丹姑娘虽然勇猛，恐怕还不是蒲猛力的敌手，毕竟还是个女孩子嘛！

冯 暄 奶奶，还是让我去吧！

洗 英 好呀！冯丹接令！（把令旗抛给冯丹）前往追回民女刘丽华，捉拿蒲猛力归案！

冯 丹 冯丹得令！

洗 英 洗容，你和冯丹，先下山亭，精选兵马，直趋新宁。一路之上，你要着意保护冯丹！

洗 容 （心细如发）姑奶奶，蒲猛力捉拿之后，怎样处置？他总还是个太守。

洗 英 这个——，把他押到东衡州，就说洗英有请王都督严加惩处！

洗 容 如此拜别太夫人！

冯 丹 拜别奶奶！（与洗容同下）

罗 鼎 （发现刘君武那跌在地下、已经散开的包袱中有件东西，赶忙缩身捡起）啊！

王仲宣 罗鼎，你干什么？

罗 鼎 禀太夫人，罗鼎斗胆，敢请太夫人马上追回丹姑娘！

冼 英 （奇怪）为什么？

罗 鼎 这个刘君武是个间谍，奸细！

宁大仁 怎么说他是间谍，奸细？

罗 鼎 看！他的包袱里有一份隋国皇上的诏书！

戴智烈 哦！他也，他有隋国皇上的诏书？

王仲宣 随身带有隋国皇上的诏书，这家伙来头不小呢。

冼 英 罗鼎把诏书请张先生看过。

〔罗鼎交诏书与张融。

冼 英 （问张融）这诏书可是真的？

张 融 倒是真的。这诏书历数我们皇上的过错，声言要弔民伐罪，进军江南！

〔大震动。

冼 英 要弔民伐罪，进军江南么！

刘君武 （又醒过来）丽华，丽华！

罗 鼎 （一把抓住刘）你这坏蛋！你这间谍！

刘君武 （愕然）我，什么间谍？

罗 鼎 你是隋朝的间谍，奸细！

刘君武 你们抢走我的女儿，现在又污蔑我是间谍，你们真是一班不讲道理的南蛮！

冼 英 （大怒）几十年来，还未有人敢当我的面骂南蛮两字！人来！绑了！

〔众拥前，绑起刘君武。

刘君武 冼英，你凭什么绑我，凭什么说我是隋朝的间谍？

罗 鼎 你说，你包袱里为什么有杨坚的诏书？

刘君武 就凭这个么？哼！这诏书，杨坚叫人抄写了三十万

份，散发江南。江南老百姓，谁人没有看过？谁家没有藏过？多少人传抄，多少人背熟了！你要抓这样的间谍，你怎么抓得完？

戴智烈 私藏敌国诏书，已属大逆不道。你又把它从几千里外带到岭南，你居心何在！

刘君武 谈不上什么居心，我不过想带给我的亲人看看。难道这诏书上说的是假话么？难道当今皇上陈叔宝不是“劫夺閭闾，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么？难道陈叔宝不是“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么？难道江南各地，饿殍盈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纷纷逃难，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惨死异乡，不都是陈叔宝的罪过么？

戴智烈 太夫人，此人辱骂皇上，按律当斩！

冼英 按律当斩么！

刘君武 要斩要杀，你们说吧！这诏书上说的，陈叔宝“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你们就是陈叔宝！我那无罪之家给你们灭了，我这直言之客你们斩吧！你们这班陈叔宝！你们这班不讲道理的南蛮异族！

冼英 （怒极，站起）人来！把他——

〔瑶族小头目抽刀出，跪下候令。

张融 （激动地上前）太夫人！

冼英 （转身，看张融）张先生？

张融 （从冯暄手中拿过冼英的手杖，呈上）太夫人的扶南犀杖！

冼英 （接过犀杖看，缓慢地）人来，松绑！

戴智烈 太夫人，这刘君武犯大不敬之罪，不能放过，将来朝廷责问——

冼 英 朝廷责问，老朽承担！（挥手，指刘君武）叉他下去！

〔刘君武被赶下场。〕

冼 英 宁都老，王都老，张先生，刘君武刚才的话，句句刺在老朽心上。（仰天长叹）高祖武皇帝啊！您会想到您建立的陈朝，今天落到这么一个地步么？——不，高祖遗泽未衰，陈朝气数未尽，朝廷上还有不少忠臣猛将！——宁都老，请备纸笔！

宁大仁 （回头喊）来纸笔，侍候太夫人！

冼 英 有劳张先生代我写一份表章，启奏皇上。

张 融 （接过纸笔）候太夫人吩咐。

冼 英 你把今日的事情写上。要稟知皇上，岭南虽是蛮荒僻壤，也是陈国皇土；百越各族，一样是陈国臣民，叫皇上，要“子惠元元，不遗在远”，今后休要再派蒲猛力这样的凶顽官吏，来此残虐各族人民。稟知皇上，隋主杨坚，声言要渡江南犯，皇上要早为三所，要重用老臣宿将，严办谄佞奸邪，不要再沉溺于嬖宠，耽惑于酒色，如若不然，人心离析，隋师压境，行见麋鹿复游于姑苏，高祖武皇帝艰难创立的陈国，毁于一旦，江南各族百姓，成了亡国臣民……（唏嘘涕下）

冯 暄 （难过）奶奶，您年纪老迈，不要过于伤心。

众 望太夫人节哀止恸。

冯 暄 张先生，表章就写到这里吧。

冼 英 等一等，还得加上一句。（激动地）叫皇上今后休要再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

冯 暄 奶奶，这句话原是杨坚诏书上说的，引用在您的表章上，恐有不便。

宁大仁 对，太夫人，提防皇上责怪，提防江总、张丽华那班小人抓住您的错处。

冼英 不要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这句话说得对呀，很对呀！管它是哪国皇帝说的！张先生，给我写上。冯暄，你陪同张先生，带着我的表章，立即动身，昼夜兼程，直趋建康，叩见皇上。

宁大仁 过了今天盂古节，明天才去吧！

冼英 不！国难民艰，烧我心肺！——你们马上启程！

冯暄 如此拜别奶奶。

冼英 等一等，冯暄，把这支扶南犀杖，代我献呈皇上。

冯暄 这支犀杖，您十多年没有离过它——

冼英 拿去！（把犀杖交冯暄）张先生，我献呈这犀杖给皇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融 犀角最能明目清心，您是要皇上清心寡欲，明辨忠奸。

冼英 张先生一路保重！

张融 （一躬）张融拜别太夫人！（与冯暄下）

瑶族小头目 禀宁都老，午时已到。

宁大仁 两旁躲避，恭请太夫人进庙。

冼英 不！来鼓槌！

宁大仁 （惊）太夫人，您要擂铜鼓？（指小头目）这是他们的事。

冼英 宁都老，今天您就让我擂鼓助祭。（接过小头目递给鼓槌，奔上高台，仰天长叹）啊！真是国难民艰，烧人心肺啊！（有力地擂动铜鼓）

〔鼓声咚！咚！咚！

〔在深沉、悲壮的铜鼓声中幕徐落。